

# 浅析国漫《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子牙》中的人物塑造

王珏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国产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子牙》都采用了重塑人物、并着重刻画主要人物的方式，推动并展现剧情。而对于原著中宏大叙事的风格，前者消解次要角色的阶级性，转而刻画哪吒的内心矛盾与个人成长；后者则是另辟蹊径，塑造了一个因功或罪、独立思考的叛逆神仙，以全新的角度解读了原著中关于战争、生命、天意等的宏大观念。

**【关键词】**：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人物塑造；国漫

《封神榜》曾多次被搬上银幕，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是成为最为火爆的国漫，总票房超过50亿。2020年动画片《姜子牙》又将封神榜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本文将从事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出发，分析两部作品在基于原著《封神榜》改编的异与同。

## 一、从世俗中脱颖而出的少年英雄

在《封神榜》中，人们被勇于与强权抗争的哪吒形象所动容。“削肉还母、削骨还父”的哪吒，所面对的是来自父权的压迫，重生之后更是险些踏上“弑父”之路。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们能看到的则是以往这些象征着强权的人物被重新塑造，人物原本所代表的阶级与立场被弱化，原本缺乏人性的“神像”、“神人”被世俗化，成为有爱有恨、活灵活现的凡人<sup>[1]</sup>。哪吒就是活在一张张世俗面孔和一个个世俗场景下的异类，他一步步化解偏见，逐渐获得认同，最终成为英雄。

### （一）阶级消解与人物重塑

在原本的故事中，人们被勇于与强权抗争的哪吒形象所动容。在《封神榜》原著中，“削肉还母、削骨还父”的哪吒，所面对的是来自父权的压迫，重生之后更是险些踏上“弑父”之路。而在动画片《哪吒闹海》中，哪吒被刻画成反对官僚的英雄，在与象征着官僚的龙王一族争夺中，哪吒将龙太子抽筋扒皮、以及最终为了拯救钱塘关的百姓被迫自尽。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们能看到的则是以往这些象征着强权的人物被重新塑造，人物原本所代表的阶级与立场被弱化；原本缺乏人性的“神像”、“神人”被世俗化，成为有爱有恨、活灵活现的凡人<sup>[1]</sup>。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们都能看到源于原著的诸多人物，这些人物原本都是象征着强权的阶级，哪吒与之展开了对抗；而与传统故事中不同的是，这些人物的阶级性被消解，变成了帮助并催化哪吒成为英雄的动因，而哪吒真正所要对抗的则是自己的心魔。原著中李靖象征着父权、君权，

作为遗弃者、施暴者<sup>[2]</sup>，是哪吒叛逆、讨伐的主要对象。而在影片中，李靖化身为慈父，陪伴、见证哪吒的成长，四处奔波找寻对抗天劫的办法，并甘愿以替身符代哪吒承受天劫。原著中的龙王是天庭指派的掌权者，当其龙子被抽筋扒皮后可以直接去天庭告状；在动画片《哪吒闹海》中直接变成掌控一方水土、搜刮钱塘关民脂民膏的强权者。影片中，龙族被塑造成天界的囚徒，不得已被困在大海中，与申公豹一起抢夺灵丸。以至于作为灵丸转世的龙三太子也有着与哪吒同样的宿命之苦。

当人物的阶级性被消解之后，影片更以一种世俗化的形象来表现原著中的神像、神人，将其重塑为有血有肉的凡人。“剑劈肉球、严斥逆子”李靖本是高高在上的将军，在家庭中有着绝对主权的男性，如今不得不远走南天门，将保卫钱塘关、照顾家庭的重担交给李夫人；即使在回归钱塘关之后，也下定了为子殒命、自我牺牲的决心——高傲的将军成为了陷入家庭困局的普通男性。而太乙真人更是成就哪吒命运的关键人物，法力高强，是天命的象征。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太乙真人肥头大耳、骑着肥猪、说着“川普”、学艺不精、嗜酒如命——原本的神仙彻底被世俗化成为一个凡人。反面角色申公豹，在《封神榜》中曾被封为商朝的国师，怂恿截教门人参与封神大战，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口吃且在打斗中被哪吒洗戏耍的丑角。

去阶级化的方法消弭了外化的矛盾，将矛盾内化，促使影片转而表现根植于哪吒内心的困扰，让故事线与主人公结合地更为紧密。而由“神”到“俗”的转化，让宏大叙事一直构建的崇高被消解，神性的光辉不再阳光普照，个体性的话语显露端倪<sup>[2]</sup>。去阶级性、世俗化的重塑方法，凸显了主人公哪吒在成长过程中的内心变化，塑造出更有故事性的人物弧光。

### （二）英雄的自我成长

由于诸多阶级矛盾的消解，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哪吒被

迫化身为独自成长的英雄，冲突与矛盾逐渐汇聚于哪吒本身。与原著不同的是，哪吒虽然仍是天赋异禀，手握乾坤圈、混天绫，但这些“天赋”却让他成为百姓、家人、师傅诸角色眼中乃至天道所不认同的“异类”，生来丑萌的哪吒至此踏上了英雄的自我成长之路。最终的战斗是對抗天劫，它可以被视作故事的主线——既是一种可视化的情节，也是主人公已达成所有潜在需求的隐喻，这些潜在的需求主要包括获得认同、化敌为友、理解长辈等一系列成长，只有在经历了这些成长之后，魔童哪吒最终在对抗天劫中存活下来，成长为了故事里的英雄。

获得认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是一个历时最长、最为艰巨的潜在需求。明面上，哪吒是要获得钱塘关百姓的认同，这一过程经历了哪吒降生事件、学法术前的小镇捣乱事件、学法术后擒拿海夜叉事件、寿诞被驱逐事件以及最终的拯救百姓事件等诸多磨难。另一层面中，这一认同还指的是要被天道认同——自灵丸和魔丸还是灵石妖怪时，他们就不曾被天道接受；在哪吒和三太子共同对抗天劫之后，故事完成了哪吒和三太子被天道认同的隐喻。拯救黎明百姓与天道联系在一起。在原来的故事中，叙事往往是宏大的，黎民百姓往往是最弱小的，只是作为英雄成功的点缀与装饰。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百姓不但有了制约主人公的行为和权利，同时还与原著中本来高不可测的天道遥相呼应，这一点是本片改编的一大亮点。

在影视作品中，敌人可以作为主人公内心对立面的实体化，是克服自身缺陷、获得成长的隐喻。在魔童降世这部作品中，哪吒的宿敌是灵丸转世的龙王三太子。三太子与哪吒一样背负着振兴龙族的宿命，身为“灵丸”的本应救死扶伤、匡扶正义，然而他因家族的宿命选择了将钱塘关全员灭口。三太子是对哪吒本心的写照与暗示，即使是灵丸降生也有可能成为恶，所以魔丸转世是否也有为善的可能。影片中三太子与哪吒最初成为了朋友，在生日宴上，哪吒对朋友刀剑相向，意味着主人公哪吒认知上的成长，即为了拯救众生对抗自己唯一的朋友；随后与三太子共同对抗天劫，则是哪吒的最终成长，与三太子重新化敌为友同样也意味着哪吒克服了内心的“魔”，成为了对抗宿命的真正英雄。

在人的成长中，家庭既是源动力，又是束缚，这取决于成长者的认知与态度。与家庭和解、理解父母长辈的用心良苦，是个体成长的体现，也是影视作品中经常涉及到的主题。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一样，原著中宏大叙事下的代表着父权的李靖、执行天命的太乙真人被重塑有血有肉、对晚辈充满着无尽关爱的凡人家长，而哪吒则是那个被家长们“圈禁”在关爱中的顽童。也正因如此，影片

中哪吒在家庭关系方面的成长，从原先的对抗，变成了理解与共鸣。当哪吒得知李靖用替身符代替儿子承受天劫之后，哪吒从不理解到感激，立刻重返战场，与父母一起对抗三太子、申公豹；师傅太乙真人也选择不顾师命，与哪吒、三太子一起对抗天雷。也正因为哪吒理解了长辈，他也得到了长辈们的理解，最终完成了拯救众生、自我救赎的宿命。

《哪吒之魔童降世》用三种成长塑造了哪吒这一人物，最终的天劫就是哪吒历经了这些成长后的印记与见证。影片最终用“天雷”这一终极考验来“检验”哪吒的成长，而在天劫中“惨胜”，肉体消亡与精神存活，则暗示着哪吒的脱胎换骨、更上一个台阶——虽然影片一直致力于消解原著中人物的神性、阶级、光环，力求塑造有血有肉、各有优劣的“凡人”，但天劫之后，主人公哪吒在天雷中以灵魂的形式活了下来，这使得人物重新具备了原著中的神性，这是对原著中国元素的强调与回归。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西方电影的叙事结构，将原著中宏大叙事的部分削弱，消解原著人物的阶级性，转而刻画以主人公哪吒为中心的内心矛盾与自我成长，从而塑造出更贴近生活的人物、更加丰富的故事线。纵观视觉艺术的发展，人性化表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比如注重传统、强调教义和精神交流的东正教圣像画在17世纪走向衰落，而善于叙事、技法先进和增加了人性化表达的天主教绘画却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sup>[3]</sup>。在原著的文本中，驱动故事的主因系天命、宿命或者政治斗争，宏大且难以呈现；而在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中，通过典型人物的成长、世俗化的视角，让观众对原型有了新的认识，更为深刻的理解。

## 二、斩断宿命枷锁的叛逆神仙

动画片《姜子牙》并没有坐落在原著所有的故事线上，而是重新另辟蹊径，塑造了一个因功或罪、独立思考的叛逆神仙，阐述了姜子牙、妲己、申公豹等人寻求真相、铲除九尾、保护人间的惊心动魄之旅。叛逆且强大的子牙身处更为复杂且多元对立的矛盾之中，故事虽然继承了原著宏大叙事的风格，但结尾的处理，却给原本错综复杂的故事带来了一缕“面纱”，给故事的解读带来更深一层的含义。

《姜子牙》的故事构架在完成封神之后，姜子牙没有服从天尊斩杀九尾之命，被贬北海。这一段是在《封神榜》故事背景之上虚拟出来，目的是为了重塑原著中那个顺应天命、大器晚成的周朝统帅，使其变成了一个违抗师命、天命、不忍斩断善念的叛逆神仙。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宏大叙事被完全摒弃转而表现哪吒的个人宿命；而在姜子牙中，创作者从改朝换代、天命更替的恢弘故事中，找到一丝人性

的破绽——既然九尾伏诛，那么那个被九尾附身的人类女孩姐己又怎样了？也正因如此，故事立足给予每一个个体关怀的人性反思，将姜子牙塑造为天下苍生忍辱负重、誓救每一个生灵的叛逆者身份。执念救一人的姜子牙，成为帮助观众重新解读《封神榜》中关于天意、生命以及战争的立足点。

姜子牙不仅叛逆，而且强大，彪悍如彼的电影人物通常会集叛逆角色、视点角色、英雄三种人物原型于一身，比如蝙蝠侠。作为主人公的姜子牙，是整个故事的视点，人们透过姜子牙的言行来认知故事；姜子牙既能对抗武力强大的九尾，也能叛逆高高在上的天庭；而且也是整个故事中的英雄人物——舍弃再次封神的机会，凭一己之力斩断天梯，换取人间的自由。强悍的姜子牙所要面对的矛盾主要有三。首先，对于封神使命的自我怀疑——自故事开始时，姜子牙因看见了九尾体内的姐己，随后也因为看见了小九身上的锁，而离开北海，踏上寻找真相之旅。其次，九尾狐妖的武力胁迫——从天庭伏法开始九尾就展现出极强的战斗力，直到归墟被天庭所灭，一直追着姜子牙一干人等，并将四不像、申公豹等知己角色一并灭掉。第三，天尊的骗局——从被贬下凡、到归墟险些赴死，再到最终几乎重归天庭，姜子牙都受到布局者天尊的操控和欺骗。影片中最大的危机，并非四处杀戮的九尾，也并非将九尾、小九乃至狐族魂魄一并抹去的天庭重击，而是解决了这些威胁之后，姜子牙的选择。如若选择成神，天尊将继续摆步人间；如若不成神，将继续被动，失去了与天庭、天尊对抗的机会。于是姜子牙选择了第三条路，将天梯毁坏，斩断天界与人间的联系。这也是姜子牙在面对最大危机的时刻成为英雄、最正确的选择。

### 参考文献：

- [1] 白丽娜.《哪吒之魔童降世》：后现代视域下的世俗神话[J].视听. 2020-10:86-87;
- [2] 龚苏宁.《哪吒闹海》与《哪吒之魔童降世》文本改编的差异性剖析[J].名作欣赏. 2020-29:41-45;
- [3] 郑伟.圣像之殇与人的复活——背道而驰的俄罗斯东正教圣像画与文艺复兴天主教绘画[J].俄罗斯文艺.2014-2:140-144;
- [4] 刘起.《姜子牙》：封神宇宙的现代性重构[J].电影艺术,2020(06):62-64;

作者简介：王珏，男（1986.07-），江西南昌人，博士，上海政法学院 讲师，研究方向：城市公共艺术、数码交互艺术。

课题：本文受“《电视编辑》-2020 上海政法学院重点课程建设课题”（项目号：01-00-014-05）资助。

动画片《姜子牙》立足姜子牙这个典型人物，力求表达出基于原著、但有别于原著的反思，即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怀疑、和平来之不易的反战意识。当然这一诉求也是宏大的，相较于《哪吒之魔童降世》避开宏大叙事的巧妙之举，难以被大部分观众解读或接受。虽然影片借用了类型片的外壳，将警匪片、公路片、悬疑片三者融合在一起，但内心纠结、左右摇摆的姜子牙让影片间接导致影片呈现出缺乏叙事节奏与戏剧冲突、人物弧线不够鲜明等缺陷<sup>[4]</sup>，这也为观众对于影片的理解更添一层障碍。影片结尾处，更高级的神仙介入，阻碍了影片宏大诉求的有效传达，让剧情更添一丝神秘感：人间是否真正地脱离了天庭的掌控？拯救人间的根本行为——是姜子牙斩断天梯？还是天尊的上级有关部门介入调查？这一问题，虽然是为了后续“封神宇宙”的相关作品埋下了伏笔，但又将似懂非懂的观众重新置于了故事的疑云中。

### 三、对比与启示

综上所述，近期两部国漫作品《哪吒之魔童降世》与《姜子牙》都是基于《封神榜》所改编而来，两部作品都采用了重塑、并着重刻画单一人物的方式，推动并展现剧情。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原著中宏大叙事风格的取舍：《魔童降世》选择消解宏大叙事，讲述世俗中少年英雄的个人成长之旅；《姜子牙》则是以塑造叛逆神仙的方法，以新的角度解读原著中关于命运、生命、战争等宏大的理念。从现有的评价来看，前者故事小而有趣，对广大观众更为友好。后者的改编方法和叙事意图在内里更接近原著，值得从业者思考和改进。